

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71

梵志頽波罗延问种尊经 1 卷

No. 71 [No. 26(151)]

梵志頽波罗延问种尊经

东晋西域三藏竺昙无兰译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时有五百比丘俱。舍卫城中有婆罗门五百人，五百人相将俱出城，自至其田庐，相与共坐讲议言：「本初起地上人时，皆是我曹婆罗门种，第二种者刹利，第三种者田家，第四种者工师，我曹种最尊。初起地上作人时，皆是我曹种，初生时从口中出，今世人反从下出，在天下者，我曹种为最尊。我曹种皆是第七梵天子孙，佛反言天下一种耳，佛皆持我曹种，与刹利、田家、工师种等。我曹种死皆上梵天，佛反持我曹种，与凡人等，自相与议。谁能与佛共讲议分别是种者？」

时有婆罗门，有一子年十五六，字頽波罗延大圣，明工书、知方来之事，五百婆罗门中，无有能与等者，皆师事之，能说经知天下事。頽波罗延大圣身有奇相，诸婆罗门自共议言：「独頽波罗延能与佛共谈，我曹皆不能与佛共谈。」五百人共告頽波罗延言：「佛以天下人为一种，我曹种与刹利、田家、工师异，我曹种从梵天来下，生从口出，今世人生反从下出。佛言：『天下有四种，四种皆佳。』愿頽波罗延自屈俱往与佛共讲。」

頽波罗延言：「佛持正道，能答应正道者，欲持婆罗门种往，不其有持道道正也。」五百人皆言：「我曹持頽波罗延作师，何为不往讲是四种事？」如是者再三，頽波罗延即起，与五百人俱到佛所祇树。

阿难白佛：「有婆罗门子字頽波罗延，年十五六，所从五百长老婆罗门，来在外。」佛言：「呼入。」阿难出，请頽波罗延入。頽波罗延等五百人皆

住，不为佛作礼，自说言：「我有小事欲问佛。」佛言：「可坐。」頽波罗延白佛：「我欲有所问，宁可相答？」佛言：「有所疑者便说之。」

頽波罗延言：「我曹种道说与刹利、田家、工师种异，言我曹种是梵天子孙，我曹先祖初生时皆从口出，死皆上天。」

佛报言：「我经不道说异种。若婆罗门娶刹利女，刹利女为生子；刹利娶田家女，田家女为生子；田家娶工师女，工师女为生子；工师娶婆罗门女，婆罗门女为生子。」佛言：「我经中以施行为本，施行善者最为大种，其天下尊贵者，皆施行善得耳，不以种得也。我先世无数劫时，亦作婆罗门子，亦作刹利子，亦作田家子，亦作工师子，自致为王子，今身为佛。」

佛告頽波罗延：「我问若一事，若如事说之。」佛言：「若见世间人善家子为人作奴，奴反免为人作子不？」

頽波罗延白佛言：「我闻月支国中有是。」

佛言：「是何等故？」

「善家子反作奴，奴反为人作子，是奴志意施行善故，人用作子，子作奴者，志意施行恶故，自卖为人作奴耳。」

「若曹言人有种如是者，人种在何所？」佛言：「若有婆罗门、刹利、田家、工师是四种，甚为憍杀、憍盗、憍淫、憍两舌、憍恶口、憍妄言、憍谗人、喜与痴人相随、喜瞋怒、喜祠祀。作是行者，宁堕地狱中不？」

頽波罗延言：「婆罗门种说，虽有是恶，我种最尊，是梵天子孙，生从口出，死皆当上天。」

佛言：「其有婆罗门、刹利、田家、工师种，无杀心、无盗心、无淫心、无两舌心、无恶口心、无妄言心，无憍谗人心、无憍随愚痴心，无憍瞋恚心、祠祀心，如是死者不生天上耶？」

頽波罗延言：「如是，皆生天上。」

佛言：「若说种类者在何所？」佛言：「人种类皆从心意识出。心意识施行善者，生天上人间；心意识恶者，入虫兽畜生、鬼神、地狱道中。其有婆罗门、刹利、田家、工师种，施行恶者，同入三恶道中。如是者，种在何所？」

婆罗门种施行亦有善恶，刹利种施行亦有善恶，田家种施行亦有善恶，工师种施行亦有善恶。若曹自说言有种，如是种为在何所？若婆罗门持意怨是虚空，刹利田家工师亦怨是虚空，不能中伤也，用意言等，但婆罗门持意自贡高世间耳。婆罗门种、刹利田家工师种，入大溪水中各自浴，垢堕水中，宁能别知是婆罗门垢、刹利垢、田家垢、工师垢不？」

頽波罗延言：「垢在大溪水中，当知在何所。」

「若尚不知人垢，反言我种在天上，本从口出，余人从下出，我种人中最尊贵。」佛告頽波罗延：「若国王闻某国某郡县某聚落，有婆罗门及子高明，有刹利及子高明，有田家及子高明，有工师及子高明，王即征召俱为王臣，王岂问种类耶？其高才明达者，王即先与好郡国。王何以不问子种类？若曹言有种类者，为頽波罗延！若戒在何所？从诸长老坐在长老上，是五百人，何以不责若种类、若作师？其有婆罗门、刹利、田家、工师种及余种，寒时俱在大火边，火热不独至一种所，温热皆等耳。若有大船渡水，婆罗门、刹利、田家、工师种俱在一船上，渡船不独渡婆罗门种，亦不独渡余种。」

佛问頽波罗延：「若婆罗门、刹利、田家、工师种亦余种子，在母腹中，时同十月，有增减耶？」

頽波罗延言：「皆十月耳，无有增减也。」

「若曹何以说言我种梵天子孙，生从口出？婆罗门种、刹利种、田家种、工师种亦余种，日月何以不独照若一种？何为并照余种？」

頽波罗延言：「我种自说言胜余种。」

佛告頽波罗延：「有驴父马母，马为生子，名是何等？」

頽波罗延言：「名骡。父亦不字为骡，母亦不字为骡。」

「若何以字为骡？」

「我先祖呼作骡，我随言骡。」

「有马父驴母，驴为生子，若名为何等字为駃騠？父亦不字为駃騠，母亦不字为駃騠，若何知为駃騠？」

「我先祖呼为駟驢，因随言駟驢。」

「婆罗门娶刹利女，刹利女为生子，当名为何等？当言婆罗门种？刹利种？」

頽波罗延言：「不知当呼何种？」

佛言：「若不自知类，何以名骡、駟驢？刹利女为婆罗门生子，入若门中，随若祠祀，随若种类，是儿然后高明，若曹当承事当出去？我曹当承事？婆罗门娶田家女，田家女为生子，子有杀心、有盗心、有淫心、有两舌心、有恶口心、有妄言心、有谗人心、有慧随愚痴心、有瞋恚心、有祠祀心，有是行者，若曹与相随不？」

「我曹不与相随。子心意识施行恶，我曹当逐出，不内我曹群辈中。」

佛言：「若曹自说是梵天子孙，生从口出，死当上天。若曹但见心意识施行恶便生相逐，何为道说种类？」

佛言：「若有婆罗门种，中有不孝父母者，慧杀盗行十恶者，死当趣何道？」

頽波罗延言：「心意识施行如是者，死当入地狱中。」

佛言：「若曹言，我种本梵天，生从口出，于人中最尊。何为入地狱中？」

佛言：「天下人无种类、无有常高明者。心意志善、施行好，是为尊贵；心意、施行恶，是为下贱。」

頽波罗延自思念：「我本不欲来，众人共使我来。」自思惟：「我本意不得与佛诤，我续言佛道正。」

佛言：「若本时言人当种佳，今反就我言心意志佳。」

頽波罗延自思念：「佛语遮我前后。」

佛告頽波罗延：「乃往去时有七婆罗门，皆有道，日日祠祀于天。七婆罗门亦自道说：『我是梵天子孙，我曹生亦从口出，凡人从下出，我种与凡人异，我种死皆当上天。』」佛言：「我是时亦作道人，字阿洳，众人共呼我

道为天道。我是时见七婆罗门乃在焰火祠，诸婆罗门皆言：『我曹死当如是，火光当上天。』」

佛言：「我见子曹所为，我自变身体，手持黄金柄幢旒，身着白衣，从人假车而往至七婆罗门所。七婆罗门时经行，及子曹见我，呼我作：『婆罗门！道从何所来？』七婆罗门言：『若是天道，略与我等，何以着好衣载车手持黄金幢？若从何所生？欲至何所？从何所来？何以来到是间？』时我不与语。子曹见我不语，皆瞋，既呪我，欲令我住死。子曹呪我，我面更好；子曹更复呪，我面色复重好。七婆罗门大惊言：『我曹所呪者皆死；今我呪之，面色复更好？』更复呼阿洳。自思念：『子欲趣何等道？』阿洳即答言：『我道意胜，若曹何为怒？若曹闻阿洳道天道不？』子曹言：『我不闻。』『贤者道人！相见当相问，何为相瞋？』阿洳言：『我闻若曹说，天下婆罗门为梵天子孙，生从口出，人中独尊。用是故来相问：「若起是火祠天，祠天若法何师道得？无复从先祖闻。」』七婆罗门言：『我先祖为我曹效耳。』阿洳道人言：『若曹先祖母是婆罗门女、他人女？』言：『我曹不知先祖母刹利女、田家女、工师女？』『我不知若先祖母为婆罗门生，若曹爱他人若曹种类，若殊不知先祖，何以知先祖从梵天来生？女人心不可保？若曹能知世间人，夫妇合会云何生子？』子曹皆言我不知。『若亦不知先祖，亦不知人所生，何为向我瞋怒？凡人相见，当先相劳问高下，当知人意志乃可怒，何为先怒？若知子初入腹中时不？父有贪淫之态，母有爱慕之心，所当为作子者，三合成子。所当为子者，谁令温意得父母乃成为子？子在腹中，或先世作恶，今在腹中或盲或聋、或瘕或伛、或跛或机，父母皆不知。近父母怀子在腹中，尚不能知其子好丑，若曹何以知先祖是梵天子孙，生从口出，人中独尊？』」

佛告頽波罗延：「先世时七婆罗门尚能呪杀人，是时我不听子曹，所语亦不录也。今我作佛，若复来道说，我梵天子孙，生从口出，人中独尊。」佛告頽波罗延：「思惟我所语，天下生子，养者为父母，成者师也。」

頽波罗延婆罗门，又与五百婆罗门及诸婆罗门共思惟：「我往时尚为七婆罗门作师，七婆罗门皆道德人，能呪杀人；我于今分别道说：『是人有种，一为百百为千，千为万万为一。』」頽波罗延及诸婆罗门俱前，以头面着佛足：「不审一为百百为千，千为万万为一。是者何谓？」

佛言：「是世间人贪乐生死者众多，一人生子孙，然后更分为百家，百家求道一道耳。何等为一道？谓无为道。如是者一为千，千为万。」

頽波罗延前长跪言：「宁可哀畜我曹，如哀沙门，莫有恨心，于我曹所请，归相捡敛。」佛言「善！若曹朝来不食。」皆起，以头面着佛足，去。

梵志頽波罗延问种尊经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71 梵志頽波罗延问种尊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3 (Big5), 完成日期：2010/11/05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张文明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